

时常见年轻人手持特种面板的手机在玩游戏,或在地铁上或在公交上。如今游戏俨然成为一种产业,探究游戏的起源与本质,并进而深刻理解游戏存在的理由以及我辈对其应持的态度,或许对众多游戏爱好者或参与者有所裨益。

游戏的起源可谓早矣。看动物世界得知,小动物在出生后母或兄弟姊妹嬉闹,可见游戏本能。据说在远古时代流传着一首歌,歌词很有名:“日出而作,井而饮,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。”歌词描写在尧舜时代天下太平于劳作无所纷争。在尧舜那个时候人们唱歌不忘游戏,“击壤”就是远古游戏。据考证说,击壤游戏找一块长三尺的木头,斜插在离四步远的地方,人手持土块去看谁打得稳准狠。这让我想起青岛,不也曾流行过打木头的游

我总觉得游戏和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历史上曾有一种理论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。德国诗人席勒曾说过,只有当人摆脱了肉体的强制,摆脱了行动和理性法则的约束,只有在游戏时,人才摆脱这两类约束实现身心自由的过剩精力。在这一点上,游戏和艺术有相通之处。古希腊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艺术起源于模仿,所谓“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纺织,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,从老鹰学会了飞翔,从孔雀学会了开屏”。



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”。仔细想想,下围棋、打麻将,何尝不是对世界的抽象模仿呢?可见,游戏与艺术如影随形,在发生学上很难将两者截然分开。

话虽如此，游戏毕竟不是艺术。老祖宗早已看到这一点。周朝初年，西方邦国上贡了一只大獒，这时召公告诫周武王，要防止“玩物丧志”，远离那些斗鸡走犬的游戏。当然游戏也并非一无是处。孔夫子曾说，有些人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”，这些人可以去玩玩“博弈”的游戏，至少比闲着啥都不干要好。孔夫子说这话并不是鼓励大家玩游戏，而是劝戒多干正事儿，实在无聊了则不妨游戏一下。孔夫子还曾提倡大家要“游于艺”，学会在艺术当中涵养性情。综合起来看，尽管游戏与艺术有好多相通之处，先贤们还是鼓励大家在正业之外，宁可优游于艺术当中，不要迷失于游戏世界。

艺术和游戏,果然都出自人类的天性,先贤们并未一味拂逆人们游戏的本能。《礼记》中有一篇名为《投壶》的文章,罗列了宴会中主宾双方用箭往壶中投放以定胜负的细则。尽管这仅是游戏,但是先贤们还是给投壶注入深刻内涵,司马光就解释说,投壶游戏能传播中庸思想——中庸就是无过不及,持箭投壶投远了或投近了都不能够投中,只有投得正正好才行,所谓秉持中庸之道。唐朝人喜欢玩游戏。李商隐诗“隔座送钩春酒暖,分曹射覆蜡灯红”,其中“送钩”是一种用手藏钩

的游戏，与青岛本地猜火柴杆儿的游戏有些类似；“射覆”则是毛巾底下藏物让人猜的游戏，老戏法儿里面就有。宋朝人也喜欢玩游戏。欧阳修被贬到离南京很近的安徽滁州，写下了著名的《醉翁亭记》：“射者中，弈者胜，觥筹交错，起坐而喧哗者，众宾欢也。苍颜白发，颓然乎其问者，太守醉也”。射是投壶一类游戏，弈当然就是下棋。

这世界变化快。当今各种游戏正变换着花样,通过各种方式显现在人们面前,再加上现代化的声光电,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不少精力。有玩消消乐的、有玩网游的、有玩本土够级保皇的,除非你不用手机,否则真难以忽略游戏的存在。庄子曾经讲了一个故事,说一个叫“臧”的人和一个叫“谷”的人一起去放羊,结果两人的羊都丢了。问其原因,“臧”说我在读书,因此羊丢了;“谷”说我在玩游戏,因此羊也丢了。如果咱只有这两个楷模可供学习,那还是奉劝大家以学“臧”为主,偶尔效仿一下“谷”。不过不管是学习还是游戏,都别弄丢了羊,那才是生活的根本。

文/许秉智



青岛风物



更多内容
扫码关注查阅

正是盛夏三伏天，知了扯着嗓子咏唱着青岛之夏。唐诗中说的“高柳乱蝉嘶”，正是这个季节。知了不仅可以聆听它的叫场，它的蛹还可以吃，正成为餐桌上的新宠。“粘知了”这种游戏，更被老青岛人所熟知。一起聊聊青岛人生活中有关知了的那些事儿吧。



这是最常见的蝥螭品种。

蜈蚣就不会爬得太高，只需要晚上九十点钟到树根底下捡就行了。

话往事：
小时候粘蠶繭，承载童年快乐时光

“没有听到蠪螋叫，就没有过夏天的味道”。老青岛人应该都会这么认为。每种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，都和人类一样是地球的主人。小时候在夏天粘蠪螋，那真是一件快乐的游戏。从准备粘蠪螋的杆子开始，到制作粘性的面筋，再到扛着杆子四处找寻树上的蠪螋。这整个过程，既锻炼了动手能力，还培养了细心和耐心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青岛市北区的市民姜先生曾经组织了一个民间节日——“菜市一路金蝉节”。当时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，年龄相仿的众多邻居开始怀旧，于是结伴去山上粘蠃螬。当时的《青岛晚报》以及电视广播等都曾报道过，成了那一天的“头条新闻”。

分品种：
蜚蠊、吱吱儿和乌里哇

青岛地区的蠼螋有好几种,最普通和最常见的蠼螋,大家一般叫它“马蠼螋”。此外,还有蜉蠼螋、吱吱儿、乌里哇等等。不过后面这几个品种,现在在市区里很难见到了,到农村地区或山区才能见到它们的身影。

在青岛地区,蜚蠊的数量仅次于马蠊,它的个头比马蠊稍小一些,叫声高低起伏,听起来也像“蜚蠊”这三个字一样,只不过拉长了声音。

乌里哇这个名称,一看就是从这种蠼螋鸣叫的声音上得来,这种体型很小的蠼螋叫声很短,叫一声“乌里哇”后,好长时间才再叫另一声“乌里哇”。乌里哇是最“狡猾”的蠼螋,稍一靠近便飞走了,因此很难捕获。

青岛地区的“吱吱儿”，是更小一些的蠪螬，叫声高低不变，就是吱一吱一吱一，换成音符，大约相当于3—3—3—的样了。我看到有行家证明，这种“吱吱儿”就是诸子百家时代的“螻蛄”。《庄子》“逍遥游”篇里有一句话，叫做“螻蛄不知春秋”，指的就是这种蠪螬。

文/许秉智

文/许秉智

说方言：
青岛话里的读音，正规的写法是“蠃螬”

知了就是蝉。蝉是个文雅的名字,在《诗经》里又被称作“蜩”,诗经中有一句叫“五月鸣蜩”,意思是阴历五月蝉开始鸣叫。后来蝉被称作知了,应该是拟音词当成名词来用。

在青岛及周边地区的方言中,知了都被称为“jī é liǎo”。至于这两个字怎么样,也没有个定式。有写作“截流”的,有写作“节流”的,还有写作“节柳”的等等。其实这都是从声音上模拟的字,因此也是不正规的写法。查阅典籍得知,这两个字的正确写法应该是“蠪螬”,音读为 jī é liǎo。

“蠶”字在我国最早的字典《说文解字》里就有，解释为小的蝉。这个字下面是虫，表示这是一种昆虫。上面左边的雀字，显然也是代表会飞的动物，上面右边的戈字，则代表当时的古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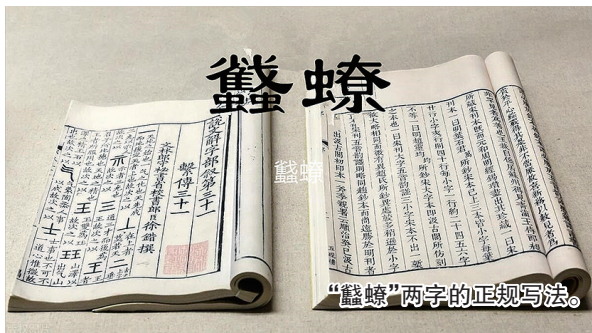
我国最早的词典叫《尔雅》，清朝给这部词典作注的郝懿

行,是烟台栖霞人。他在解释《尔雅》的文字中说,蝉这种昆虫,烟台一带就叫“蠃螋”。据此可以证明,青岛方言里的知了,正确的写法就是“蠃螋”。知了的幼虫也就是蛻,青岛方言里叫“蠃螋蛻”。蛻这个字也有来历,古籍的解释就是螻蛄,有人将“蛻”写成“龟”,看来没有根据。

聊美食：
餐桌上的“蠶螬蛄”，多数是养殖的

这些年炸金蝉,或者叫炸“蠃螬蛄”,成了餐桌上的美食,在好多饭店里都有这道应季菜。一般是用盐水浸泡后再炸制。哪来那么多蠃螬蛄呢?原来如今的蠃螬蛄基本都是市郊养殖户养殖的。

记者了解到,在郊区的平度市,养殖蠼螋的比较多。从养殖到送至餐桌,需要多个步骤。先要营造蠼螋的生活环境,蠼螋的生活需要柔软的树木嫩茎,杨树和柳树的嫩茎是最适合它产卵的枝条。其次是剪取产上卵的枝条。每年的九十月份,养殖户就要到树林里剪卵条。当年剪到的卵条,一般要到第二年才能用,中间的这个过程叫越冬。接下来就是等待幼虫成长为成虫。这个过程很漫长,一般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。法布尔在《昆虫记》里说,“四年黑暗中的苦工,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”,确实如此。收获蠼螋一般在晚上。养殖户一般都会在离树根一米左右的树干上缠上胶带,这样蠼螋



“蠹螭”两字的正规写法。